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
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
物瀏澆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
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
起捉筆四顧文氣綢繆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

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
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
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
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
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
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
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
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
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

法是非輕重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
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
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
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鸞
笙而餐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
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
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
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
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

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
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
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詩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
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
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
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
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

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敘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
變發其性情之正闡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
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
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方域離合之由舉其大
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
形諸篇翰颯颯乎泱泱乎誠不可尙已世有與於斯
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
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

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
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
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
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
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
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
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縢上尊之賜
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
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

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
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
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
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
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
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
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
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
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

授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
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
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
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
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
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
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
不敏自艸角時卽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
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遺輒冠以雄

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踈不足
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
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
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尙何
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
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旣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
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

午居賢前後編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鄆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慄驚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

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
孫季狸蚤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
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
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
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
遠有端緒先生旣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
鑽研六經孳孳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
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冰釋自是達之於文奮
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

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
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
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
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旣顯
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
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
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
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
濤起阜湧飈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

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
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
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
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
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
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姍家危公素所
撰墓銘茲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訐謏定命足

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

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鉉皆根
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領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
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貺因卽以進上覽已
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
示之且褒嘉至再卽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
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
顧問賜予餼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
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